



荔枝蜜

LI ZHI MI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荔枝蜜

本社編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荔 枝 蜜

少年儿童出版社編輯出版

华三川繪图 来楚生装幀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14 号

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: 文6079 (初中)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 3/4 插页 3 字数 54,000

1961 年 12 月第 1 版 1965 年 5 月(普)第 2 次印刷 印数 90,001—120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2761

定价: (6) 0.18 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里收集了十八篇抒情散文。作家們怀着滿腔热情，在这里纵声歌唱我国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。

生活是丰富多采的，作家們選擇的題材也是丰富多采的，其中有的画出了三門峽瑰丽景色；有的則勾出了长江三峡的壮丽圖画。矿区的建設者、海边的漁民、大森林中的护林者、学校里的少先队员都栩栩如生地出現在这些散文里。

这些作品都具有自己鮮明的艺术风格：有的声調高亢，讀了使人振奋；有的色彩繽紛，給人丰富的知識；有的刻划細致、优美清秀；有的輕松明快、平易近人。它們共同的特色，則是以崇高的思想感情感染讀者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荔枝蜜..... | 楊 朔(1) |
| 三門峽湖..... | 孙肖平(4) |
| 灯..... | 張志彤(10) |
| 冰浪花开..... | 陆拂为(14) |
| 螞蟻島的夏汛..... | 陈 山(18) |
| 瞿塘一日游..... | 張士敏(23) |
| 盲童的画..... | 钟子芒(30) |
| 千佛山上的小树..... | 何 为(32) |
| 旅途記..... | 金 近(38) |
| 迟归..... | 李冠軍(46) |
| 渡口..... | 韓映山(48) |
| 小哥儿俩..... | 陈伯吹(54) |
| 农村童話..... | 崔道怡(62) |
| 雨天的歌(外一章)..... | 刘湛秋(65) |
| 山村散歌..... | 母国政(68) |
| 桃子熟了..... | 叶君健(71) |
| 金鎖匙..... | 包玉堂(77) |
| 篝火边的米酒会..... | 李鈞龙(80) |

荔枝蜜

楊朔

花鳥草虫，凡是上得画的，那原物往往也叫人喜爱。蜜蜂是画家的爱物，我却总不大喜欢。說起来可笑。孩子时候，有一回上树掐海棠花，不想叫蜜蜂螫了一下，痛得我差点儿跌下来。大人告訴我說：蜜蜂輕易不螫人，准是誤以为你要伤害它，才螫。一螫，它自己耗尽生命，也活不久了。我听了，觉得那蜜蜂可怜，原諒它了。可是从此以后，每逢看見蜜蜂，感情上疙疙瘩瘩的，总不怎么舒服。

今年四月，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。四圍是山，怀里抱着一潭春水。那又濃又翠的景色，真是一幅青山綠水画。剛去的当晚，是个阴天，偶尔倚着樓窗一望：奇怪啊，怎么樓前凭空涌起那么多黑黝黝的小山，一重一重的，起伏不断。記得樓前是一片比較平坦的园林，不是山。这到底是什么幻景呢？赶到天明一看，忍不住笑了。原来是滿野的荔枝树，一棵連一棵，每棵的叶子都密得不透縫，黑夜看去，可不就象小山似的。

荔枝也許是世上最鮮最美的水果。苏东坡写过这样的詩句：

“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”，可見荔枝的妙處。偏偏我來的不是時候，滿樹剛開着淺黃色的小花，並不出眾。新發的嫩葉，顏色淡紅，比花倒還中看些。從開花到果子成熟，大約得三個月，看來我是等不及在從化溫泉吃鮮荔枝了。

吃鮮荔枝蜜，倒是時候。有人也許沒聽說這希罕物兒吧？從化的荔枝樹多得象汪洋大海，開花時節，滿野嚶嚶嗡嗡，忙得那蜜蜂忘記早晚，有時趁着月色還采花釀蜜。荔枝蜜的特点是成色純，養分大。住在溫泉的人多半喜歡吃這種蜜，滋養精神。熱心腸的同志為我也弄到兩瓶。一開瓶子塞兒，就是那麼一股甜香；調上半杯一喝，甜香里帶着股清氣，很有點鮮荔枝的味兒。喝着這樣的好蜜，你會覺得生活都是甜的呢。

我不覺動了情。想去看看自己一向不大喜歡的蜜蜂。

荔枝林深處，隱隱露出一角白屋，那是溫泉公社的養蜂場，却起了個有趣的名兒，叫“蜜蜂大廈”。正當十分春色，花開得正鬧。一走近“大廈”，只見成群結隊的蜜蜂出出進進，飛去飛來，那沸沸揚揚的情景，會使你想：說不定蜜蜂也在趕着建設什麼新生活呢。

養蜂員老梁領我走進“大廈”。叫他老梁，其實是個青年人，舉動很精細。大概是老梁想叫我深入一下蜜蜂的生活，他小心地揭開一個木頭蜂箱，箱里隔着一排板，每塊板上滿是蜜蜂，蠕蠕地爬着。蜂王是黑色的，身量特別細長，每只蜜蜂都願意用采來的花精供養它。

老梁嘆息似地輕輕說：“你瞧這群小東西，多聽話。”

我就問道：“象這樣一窩蜂，一年能割多少蜜？”

老梁說：“能割几十斤。蜜蜂这物件，最爱劳动。广东天气好，花又多，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。酿的蜜多，自己吃的可有限。每回割蜜，给它们留一点点糖，够它们吃的就行了。它们从来不争，也不计较什么，还是继续劳动，继续酿蜜。整日整月不辞辛苦……”

我又問道：“这样好蜜，不怕什么东西来糟害么？”

老梁說：“怎么不怕？你得提防虫子爬进来，还得提防大黄蜂。大黄蜂这贼最恶。常常落在蜜蜂窝洞口。专干坏事。”

我不觉笑道：“噢！自然界也有侵略者。该怎么对付大黄蜂呢？”

老梁說：“赶！赶不走就打死它。要让它待在那儿，会咬死蜜蜂的。”

我想起一个问题，就问：“可是呢，一只蜜蜂能活多久？”

老梁回答說：“蜂王可以活三年，一只工蜂最多能活六个月。”

我說：“原来寿命这样短。你不是总得住蜂房外边打扫死蜜蜂么？”

老梁搖一搖頭說：“从来不用。蜜蜂是很懂事的。活到限数，自己就悄悄死在外边，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
我的心不禁一颤：多可爱的小生灵啊，对人无所求，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。蜜蜂是在酿蜜，又是在酿造生活；不是为自己，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。蜜蜂是渺小的；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！

透过荔枝树林，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，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，辛勤地分秧插秧。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，实际也是在酿蜜——为自己，为别人，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。

这黑夜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。

三門峽湖

孙肖平

朋友：

浊浪滚滚的黄河，河水变清了。从河水变清的那一天起，我的心就没有平静过，我想给你们写信，告诉你们这个历史的奇迹，可是拿起笔来，激动得手指发颤，几次都没有写成。你们知道，从三门峡开工，我便在这里工作。这里的一切，全是我亲眼看到的。过去是峡谷，现在矗立起了雄伟的大坝；过去的荒山野地，现在是崭新的城市；滚滚浊流，变成了万顷碧波。

“跳进黄河洗不清”这句话，流传了几千年，据说一百斤的水里，有五十斤沙土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就象神话似地，黄河变清了，真的变清了，清澈见底，这不能不说是奇迹啊！

拦河坝上游，已形成一座巨大的湖泊，绿色的湖水，明媚恬静。阵风起时，涌起千顷雪堆，万朵浪花；风息了，火红的鲤鱼浮上水面，追逐嬉戏，激起一圈圈涟漪。有时沙鸥和雄鹰，在湖面上盘旋。入夜，星星好象是灯光，灯光又仿佛是星星，那皎洁的新月，映在水面，轻轻抖动，象碎银子似地闪闪发光。宽阔的湖面，在晴朗的夜

空里，真是水連天，天連水，似乎划着小船，便可以游入月宮。李白說過：“黃河之水天上來”，現在則是：碧波銀花飛上天。

朋友，測量水位的汽艇剛剛造好，今天試航。你們來吧，我們可以一同坐了汽艇去游湖。那湖底下是古老的陝州。湖邊兩座小小的山頭，就是函谷關，幾千年前，老子在這裡著作了有名的《道德經》。他不會想到兩千多年以後，在黃土高原上、在萬山峻嶺間，能出現一個詩情畫意的大湖吧！挨着函谷關的是澗河。一年前，澗河是三門峽工程局的砂石開采場，采砂船大口大口的吞嚙着砂石。砂石的品種可多咧，有藍色的花岡石、白雪樣的大理石、青烟色的玉髓石、玫瑰色的瑪瑙、透明的水晶石。可惜你們來的時候，已經看不到了，它們已經結成了一道銅牆鐵壁，高高屹立，砍斷了黃河的狂濤。澗河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，現在安靜地躺在湖底。

朋友，我們還可以让汽艇駛到史家灘去，蓄水前，我們都住在這裡。一九五八年春天，三門峽工程局黨委在這裡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，頭髮斑白的書記和局長，住在河邊一排低矮的房子里。深夜，屋裡還透出了光亮，飄出了烟草的香味，傳出了忽而激昂、忽而輕柔的談話聲。

那時的史家灘，建築材料堆積如山，右山坡上是專用鐵路，機車的吼聲在山間回旋。吼聲和回声，遙遙呼應。我們剛來時，史家灘一片荒涼。想蓋房子，卻沒有磚；打坯吧，天天下雨。黨委書記說：“架起帳篷，打好坯再用火烤，烤干了砌牆。”於是，牆高一尺，帳篷升高一尺，一排排房子就这么出現了。

但我們的生活很有趣，年輕人喜歡跳舞，就在山上放了一炮，

炸出一块平地，再从河滩抬些沙子垫上，成为天然的舞場。大山是墙壁，藍天是屋頂，星星月亮是挂灯。我們有自己的乐队：小号、黑管、提琴、二胡、三弦，还有鼓、鑼、鏡、鈸，凡一个乐队所有的乐器，我們都有；而我們还另有一个雄壮的乐队，那就是黄河，它用惊天动地的咆哮声，为我們伴奏。

音乐一停，舞伴們急忙蹲下来脫鞋、脫袜子，因为里边的沙子太多了。剛穿上，音乐又响了，于是又跳，跳完了再脫鞋脫袜，倒掉沙子。

朋友，这些生活，已成陈迹，你們来了，也不能看到。可是三門峽湖是够你們玩的，上面說的，只是十之一二罢了。这湖水很有詩意，它給秦岭扎上了一条綢带，給六盘山的腰带涂上了新綠；从坝頂俯視湖面，更別有风味。

而更能吸引你們的，是这里的人。

黄河两岸的人，祖祖輩輩对着大河祈禱，他們梦寐以求，盼望出現真正的圣人，“圣人出，黄河清”啊！

这圣人究竟是誰呢？是党，是毛主席，是气吞山河的工人階級。

那沉在湖底的陝州，原先住着一位李媽媽，一九四七年刘、邓大軍橫渡黄河的时候，她的丈夫給部队撑船而牺牲了。她的独生子在福建前綫，是一位軍官。儿子几次要接媽媽出去，媽媽都没答应，她舍不得自己的家，舍不得邻居、土地、苹果园、枣树林。三門峽开工时，她却第一个收拾行李，从祖祖輩輩的土地上、从心爱的果木园里搬了出来。儿子知道这件事，又来接媽媽了，媽媽又没有

法，却和乡亲们奔向甘肃的敦煌。在那里，李媽媽領着乡亲们，在政府的关怀下，建立了崭新的生活。她担心上了年紀的长辈会想念故乡，让每一戶的摆設全和陝州老家一样，又发动大伙栽下了一片片苹果林和枣林，凡是陝州有的，她都想法让敦煌也有。

淹沒区不迁移，工程就不能建設，而离开故土，人們都会感到痛苦，那田地是他們用鋤头一寸一寸开出来的，街头的甜水井，是他們一锹一锹挖出来的。山坡上长眠着几代祖宗；前庄是外婆，后庄是亲家，东庄是姑父，西庄是姨媽。有的人不愿走，有的人抓一把黄土包在紙里。李媽媽这家那家去劝說：“搬一家好千家，一戶离故土，万戶享幸福。”还說：“我們有党领导，有两只大手，怕啥！”李媽媽的話和她的行动感动了人，陝州的人搬家了。

有一个測量队的队员，在左岸錐子山上測定拦河坝的中心綫，三个月沒下山，三个月沒洗臉，三个月沒理发。他的鞋底被山石磨穿了，往脚上綁了一把草，衣服被格針撕成了布条，头发长得盖住了耳朵。他完成任务下山的时候，民兵看他这一副模样，十分奇怪，就把他一把抓住，送到工程局去了。局长看到之后，亲自給他打洗臉水，請他抽烟，又叫通訊員給这长头发的人备飯，找个休息的房子。几个民兵明白了，都吐吐舌头，笑哈哈的走了。

年轻的叶平从马来亚奔回祖国，他是一个八級挖土机工。在新加坡，他有小巧玲瓏的房間，有童年的朋友，有正在热恋的黑眼珠姑娘，而他的心却向往着祖国。他邀那位姑娘一同回来，但姑娘的父母不答应。在椰子树下，姑娘流着眼泪向叶平告别，她通过父亲的关系弄来一張証明书，她把証明书縫在叶平的衣服里，一边擦

眼泪一边說：“亲爱的，如果你过不惯，你随时都可以回来。”

一登上归国的輪船，叶平撕开衣服，把随时都可返回馬来亚的証明书扯得粉碎，擲向波浪滔滔的大海！

叶平一到工地，便住在史家滩。那时剛开工，生活条件困难，破旧的帳篷四面透风。滴水成冰的冬夜，暴风雪象强盜似地在峡谷呼嘯；黎明时醒来，棉被上蒙了一层厚雪，桌上鋪滿白皚皚的雪花，鞋子牢牢的冻在地上，鞋筒里也是鷄毛似的雪片了。住慣热带的叶平，手发木了，嘴唇发紫了。沒有几天，领导上給他找了一間小磚房，生起煤火炉，还給他做了一件新棉袄，加了一床厚棉被。他住进新居不到十天，便自动让了出来，給他一起工作的战友做了新房。

在困难的时刻，叶平就想到这句话：“我是中国人！”

这句话象火把一样燃燒着他的心，他顿时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有力，似乎伸出手就能推倒大山，弯下腰就可以抱起黄河。

这句话使他的眼睛明亮，他看到前进的道路虽然曲折，坎坷不平，但却广闊而閃射着光芒，他看到“一穷二白”的祖国，变得象神話那样美丽！

朋友，为了这样一些光輝的人物，你們一定得来見見面吧！何况这样可爱的人，还不止这几个呢。告訴你，要是你們来迟一点，就找不到他們了。因为建設者是喜欢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地創造新生活的，每到工程快結束时，大家都担心被留在大楼里，新的工地在召喚、在引誘。向惊涛駭浪搏斗，駕駛着卡車穿过暴风雨，一炮炸平一座山，一刀砍断一条河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生活；为难关苦思，

为进度吵架，和洪水赛跑，于是一座宫殿又出现了，一座城市又成长起来了，这又是多么不平凡的生活！他们很快就会离开这里，要到新的工地去。

美好的风光，英雄的人物，我这支笔不能达其万一，有待你们自己来领略和体会。

祝

健康

平 七月二十五日



灯

張志彤

夜晚，矿山被灯花鑲起来了，鑲成一座灯的花园。集束的灯，零散的灯，游动的灯，各种颜色的灯，从西山頂上爬下来，跨过寬闊的山谷，又漫上东山頂，构成一錠金元宝，在大地上閃爍着。矿山的夜晚是灯的世界。

矿工們爱煤，也爱灯，爱他們时刻离不开的矿灯。灯是他們亲密的伴侣，是他們英勇劳动的見証。对矿工來說，沒有灯就是沒有眼睛。往往因为得到一盞称心如意的灯的緣故，他們会无形中增添許多勇气和智慧，活干得順手，越干越有勁。矿工們生活中的一件乐趣，就是談論灯，修理灯，爱护灯。有时候，他們会不厌其烦地坐在一起，談扯几个小时关于灯的故事，比誰的灯亮，射的远，裝飾的美丽。矿工亲昵地把矿灯称为“螢火虫”、“小太阳”。

我們的赵大媽就是装配“螢火虫”、“小太阳”的人。她在矿山上当了三十多年装灯女工了。三十多年中她装配了数以万計的矿灯。她把矿灯递到矿工手里。矿工們带走了她的灯，也带走了她的心，带走了她的祝福。然而，灯既是无情的也是有情的，一顆一

的灯给了她多少痛苦、眼泪、欢乐和幸福呀！

在旧社会，正是赵大媽年輕的时候，她成年累月蹲在悶热灼人、冷风刺骨的草棚里，装添过象墨水瓶似的油灯，每盞油灯里灌上两豆油，这油是用矿工們的工錢买的。那时，每当她手一颤抖，洒了几滴油，她就心痛，洒几滴油，是从矿工們饥饿的孩子嘴里抠出几口飯呀！

矿工們头上挂着这种油灯，嘴上咬着这种油灯，赤裸着身子，下坑去刨煤。据说因为这种灯燎了地神的黑胡子，地神一怒，发了火，惩罚了赵大媽的丈夫，夺去了她的青春。

以后，赵大媽又装配瓦斯灯。这种灯那白色的火焰，象毒蛇閃电一般的舌头，跳动不安。又有多少熄灭了的、破碎了的瓦斯灯，沒有了主人扔回到她的眼前，赵大媽再也看不见她用血和泪喂养大的孩子了。在一次瓦斯爆炸中，赵大媽狂怒，瘋癲地拎着一盞瓦斯灯，跑到井口去，举起双手来，在鬼子面前呼喊着：

“让我下去，让我下去看看！看看孩子們的尸首！”但是，鬼子推倒了她的，堵死了井口，灯，在她脚下摔碎了，熄灭了。

赵大媽再也没有力量和勇气装配矿灯了。她带着过早染白两鬓的发絲，带着自己的小儿子和一颗破碎的、流血的母亲的心离开了矿灯房，离开了灯，在黑暗中熬着过日子。

解放的灯亮起来了，解放的灯永远也不熄灭了！赵大媽回到矿灯房来了，回到明亮的电气安全灯的矿灯房里来了。她的青春和欢乐，幸福和希望也跟着她一起回来了。

赵大媽穿上胶质、寬大、嚓嚓作响的工作服，把两鬓的白发梳

到耳后，盖在工作帽下面，在矿灯房里忙碌着，劳动着，十年如一日地忙碌着，劳动着。她红扑扑的臉上的皺紋在微笑，慈祥、温存的眼睛在微笑，一盞盞明亮的灯照暖了她那颗慈母的心。

今天的夜晚，矿山被灯花鑲起来了，鑲成一座灯的花园。

今天晚上，是个不平常的夜晚，赵大媽的小儿子当上矿工，要第一次来領灯了。

赵大媽比往日来得更早，早早地做准备工作。她戴上保护眼鏡，胶皮手套，从充电台上摘下电池，抱到装灯台上，檢查灯泡，擦亮玻璃，刷洗灯盖，然后一盞盞一盞盞扣起来，放在自己的身前身后，身左身右。上百盞的矿灯将她簇圍起来，她一轉身，就碰得灯头不住地搖晃、发响。赵大媽这里簡直是一朵盛开的菊花，赵大媽就是这朵花的心蕊。

二十三点，第一遍汽笛声在群山的呼应中响了。赵大媽站在窗口前，等待发灯。

矿工們来了，来到赵大媽跟前排成长蛇队，領她装配的一颗颗明亮的灯。

一个灯牌递进来，跟着一个小伙子的臉也探进了窗口：

“赵大媽，給个最亮的，今天我放頂去！”

一个老矿工的臉貼在窗口上：

“赵师傅，随便給一个吧。”

赵大媽左拣右挑，从亮的里面选一个她认为最亮的，递出去：

“老馬，上岁数了，眼神差，別大意。”

“好哇。”老矿工走了。